



0132  
2801  
XP-1





江都一齋佐藤先生閱

清 汪份武曹增訂

# 四書曰大全

安藝 吉村晉點

千鍾房 宋榮堂

翻雕





門 281  
號 2801  
卷 1-48



汪子武曹增訂四書  
大全成予讀而慨夫  
聖人之經有待乎後  
之君子闢異說而歸

查 嘉慶 一月 十日 寄  
作 系 心 記 氏 羅





諸正其爲力難也四  
書定於朱子有章句  
或問集註他雜見於  
語錄西山已下諸儒

互有摭拾自陳氏四  
書發明其徒述之爲  
輯釋末樂中悉仍其  
舊頒之學宮科舉之



文非是不錄志趣既  
殊羣言紛出俗儒陋  
師竊取以行世或謬  
加刪削點竄杜撰聖

經蔽於塵霧非惟朱  
子之義失卽輯釋屢  
變不存矣汪子少沈  
潛於諸儒之文久歷



塲屋決然獨立深病  
夫百家雜說之戾聖  
經而惑誤學者為增  
訂大全一書以己向

國所論次參諸千載之

上終年下帷忘寒暑  
廢寢食閒病疢不少  
輟為力久而用心勤



采之博研之精經與  
天地無終極待汪子  
而益明豈偶然哉  
國家尊經右文所以屏

除舛譌發揮微奧汪  
子所為書其有功於  
教學者匪小子嘗論  
科舉文字須兼通漢



唐諸儒注疏而折中  
於朱子則士知說學  
而經義弗墜汪子於  
經故津逮也使人習

其辭凡四書大全之  
是非異同辨析秋毫  
足以探朱子之本指  
由朱子而上蒐羅爬



剔非一手之力也學  
古之士興茅塞之論  
闢其必賴此乎因書  
以質汪子

康熙四十一年夏五  
月朔旦同里韓莢序



自勝日同里韓葵秋  
氣烈四十一卒夏正

增訂四書大全長洲

汪生份武曹所編錄

一以子朱子集註為

斷書成請序於予予



考四書大全定於明  
之永樂十三年儒臣  
纂次皆本諸集成輯  
釋二書按此二書誠

足以發明集註輔翼  
經傳然其間有舛錯  
之病有疎略之病有  
牴牾之病而纂大全



者未嘗博極全書惟  
據一書成編譌謬承  
襲純駁相參學者往  
往無所適從後人又

增益以附纂通考諸  
書支離浮漫之說無  
不闌入其中更失大  
全之舊今之流傳者



皆非其原本也更有  
甚者明之中葉習爲  
良知之學掊擊朱子  
傳註邪說異論紛紜

迭起浸淫日盛主司  
之所以決科士子之  
所以誦習無非出於  
新學至大全一書絕



不聞有講求其是非者故其時功令以經學取士而其實不能盡從經學以傳註教

士而其實不能無倍傳註此聖賢之旨所以鬱而不宣蔽而不明也今我



皇上崇儒重道表章六經  
 盛德鴻猷上接唐虞  
 三代之統夫豈前代  
 賢明之主所能比擬

萬一而四海向化風  
 俗純一誠無復有邪  
 說異論如前代之紛  
 紜淆亂其間獨是學



者志在弋取科名未  
必無欲速苟成之弊  
因陋守舊材識淺狹  
未能仰副我

皇上作人盛意余近者伏

蒙

特簡校士兩浙凡進退取

舍皆決諸先儒遺訓



獨惜其說散見於本  
集及其語錄經解參  
考多所不便嘗欲採  
掇編纂附於四書大

全之後彙為一書而  
校閱諸生往來浙水  
東西終無餘力為之  
故深喜汪生是編之



有得於我心也汪生  
從事理學三十年其  
於先儒異同疑似之  
辨具有成說去年春

裒集生平所得至今  
年夏成爲是書書中  
有論斷而不敢刪削  
者存大全之舊也附



纂通考諸書亦不敢  
汰而辨之序說者著  
俗學之失也先儒諸  
說附於原本而已之

論斷以細書別見者  
不敢與先儒並列也  
訂其舛錯補其疎略  
辨其抵牾所以闡明



朱子之旨者可謂不  
遺餘力而裨益後之  
學者其功又豈淺鮮  
哉誠使學者毋徒以

功名爲急盡如汪生  
之潛心力學從此遡  
流窮源由傳註而上  
求四書六藝聖賢之



微言奧旨無不可窺  
見其一二而稍稍有  
得於胷中也昔者漢  
儒習一經輒能出而

決大疑定大議至訊  
獄治兵亦皆本之於  
經今之學者苟能有  
得聖賢之學亦皆可



以爲莅官臨民之本  
在下則爲名儒在上  
則爲名臣余忝在文  
衡與有教士之責竊

深有望於學者之共  
勉之也是爲序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

十一日



賜進士第提督浙江等處	學政鴻臚寺少卿支	正四品俸仍兼管戶	科給事中事太原姜
------------	----------	----------	----------

櫛撰
----



明成祖御製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

明成祖御製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



四書大全 卷一  
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遠，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

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孳乚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



四書大全 御序  
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  
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  
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  
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  
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  
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  
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烏

可得乎朕為此愆乃者命儒臣編修  
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為大全凡  
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  
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  
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  
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摠二  
百二十九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



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  
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  
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  
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  
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  
悉以鏤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  
覩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

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  
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於天下、使  
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同淳古之風、  
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必  
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為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長洲後學倪熹先謹書



朕惟恐天下之無道也故博求天下之賢士大夫以  
 教之使天下之人皆知禮義之為利也而不知利之  
 為害也則天下之歸於道也如水之就下焉夫道之  
 為利也莫大乎此矣而天下之人不知之則天下之  
 歸於道也亦猶水之就下焉夫道之為利也莫大乎  
 此矣而天下之人不知之則天下之歸於道也亦猶  
 水之就下焉夫道之為利也莫大乎此矣而天下之  
 人不知之則天下之歸於道也亦猶水之就下焉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金幼

孜等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 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全及性

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百二十九卷

裝潢成帙進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今放  
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身而身脩  
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施之於天下  
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道明未有舍經而能  
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  
基必稽古以作範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

洛書而錫疇孔子刪詩書脩春秋寓一王之法周  
公陳王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况乎精一執中之  
傳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王  
道既衰異說蠱起燔烈秦火之餘穿鑿漢儒之弊  
其間存者不絕如絲莫能究其指歸一切趨於苟  
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人之道不得而百  
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  
轍之難尋益發前脩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



明繇夫濂洛關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  
悉埽蕪蕪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旣  
揚復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卒莫能會其說於一  
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啓

聖明誕膺景運

大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

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治四海內  
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知纘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二儀  
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功已成而猶以



爲未成體道謙冲遊心高遠乃者喚起

宸斷脩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靡發  
舒幽蹟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爲前聖之  
輔翼合衆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地負海涵天  
晴日繳以是而興教化以是而正人心使夫已斷  
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  
而復著肇建自古所無之制作續述自古所無之  
事功非惟備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

由於正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  
獲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域之歸頓  
回太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極備猗歟  
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廢汲汲皇皇以斯道維持  
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大有爲之君能倡  
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統如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臣廣等一介



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間與圓冠句  
屢固慙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刷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為樂觀就編豈勝歡慶與天下而

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胡廣等

謹奉

表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朱子' and '論語'.*

四書集註大全凡例

- 一四書大書朱子集註諸家之說分行小書凡集成輯釋所取諸儒之說有相發明者采附其下其背戾者不取凡諸家語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而集成輯釋遺漏者今悉增入



一註文下凡訓釋一二字或二三句

者多取新安陳氏之說

一引用先儒姓氏

朱子

熹 晦庵 仲晦 新安

鄭氏

玄

孔氏

穎達

周子

敦頤 濂溪 茂叔

程子

顥 伯淳 明道 頤 正叔 伊川

張子

載 橫渠 子厚

邵子

雍 康節 堯夫

藍田呂氏

與叔 大臨

和靖尹氏

焯 彥明

上蔡謝氏

良佐 顯道

廣平游氏

酢 建安 定夫

河東侯氏

師聖 仲良

龜山楊氏

時 中立

安定胡氏

環 海陵 翼之

華陽范氏

祖禹 淳夫

眉山蘇氏

軾 東坡 子瞻

林氏

之奇 少穎

致堂胡氏

寅 明仲

豫章羅氏

從彦 仲素

沙隨程氏

迥 可久

延平李氏

侗 愿中



象山陸氏

九淵子靜

東萊呂氏

祖謙伯恭

金華

南軒張氏

拭廣漢敬夫

止齋陳氏

傅良君舉

樂庵李氏

衡江都彥平

山陰陸氏

佃農師

北溪陳氏

淳臨章安卿

勉齋黃氏

榦直卿

三山

慶源輔氏

廣潛庵漢卿

三山潘氏

柄謙之

瓜山

節齋蔡氏

淵伯靜

九峰蔡氏

沈仲默

覺軒蔡氏

模仲覺

三山陳氏

孔碩庸仲

北山

趙氏

潛室陳氏

植器之

永嘉

胡氏

泳桐原伯量南康

鄭氏

南升

莆田黃氏

士毅子洪

栝蒼葉氏

賀孫味道

知道

格菴趙氏

順孫栝蒼

丹陽洪氏

興祖慶善

張氏

九成子韶范陽

鄧氏

亞元亞

葉氏

夢得石林少蘊

西山真氏

德秀景元

邵氏

申仁伸新定

兼山郭氏

忠厚立之



張氏 庭堅 才叔

蒙齋袁氏 甫 廣徽 四明

徽菴程氏

江陵項氏 安世 平菴

倪氏

顧氏 元常 平甫 新定

仁壽李氏 道傳 仲貫

東窗李氏

陵陽李氏

溫陵陳氏 知柔 體仁

陳氏 用之 長樂

譚氏 惟寅 高安

何氏 夢貴 北山 嚴陵 新之

晏氏

天台潘氏 時舉 子善

鄭氏 汝諧 東谷 舜舉 古栝

新安王氏 炎 晦叔

永嘉薛氏

歐陽氏 謙之 希遜 廬陵 諸葛氏 泰

朱氏 祖義 子由 廬陵 朱氏 伸

張氏 彭老 梅巖胡氏 次焱 濟鼎 新安

黃氏 淵 宣氏

汪氏 廷直 張氏 好古



張氏 玉淵

王氏 向

玉溪盧氏 孝孫

雙峰饒氏 魯仲元 鄱陽

劉氏 彭壽

勿齋程氏 若庸 達原 新安

魯齋王氏 侗

金華 番陽沈氏 貴瑤 毅齋

番陽齊氏 夢龍

疊山謝氏 枋得 君直 廣信

邢氏 昂

蛟峯方氏 逢辰 節初 青陽

新安吳氏 浩 義夫

仁山金氏 履祥 吉甫 金華

番陽李氏 靖翁 思正

厚齋馮氏 椅 奇之 南康

番陽鄒氏 季友 晉昭

四如黃氏 仲元 莆田

汪氏 炎祖 古逸 新安

勿軒熊氏 禾 去非 建安

吳氏 仲迂 可堂 番陽

魯齋許氏 衡 平仲

臨川吳氏 澄 草廬 幼清

歐陽氏 玄 圭齋 原功

雲峰胡氏 炳文 仲虎

新安陳氏 櫟 壽翁 定宇

張氏 存中 德庸

新安倪氏 士毅 仲弘



番陽朱氏

公遷克升

東陽許氏

謙益之

白雲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將以佐佑朱子章句集註而四書大全作焉乃永樂時奉命編纂者蓋取諸倪道川氏輯釋以為已書中間不過小有增加而今學者所誦習之本則又益之以通考通旨附纂一切叢麗之說而凡蒙引存疑淺說摘訓諸家號為讀大全者皆混然曾莫之能別也份愚竊奉朱子文集語錄諸書以折衷淆亂蓋輯釋變為大全而一壞也大全復有今本而又一壞也是故今之大全不如原本其原本又不如輯釋然細考大全分註其變亂改易朱子之定說以曲從己意而使後人承訛襲陋悞以改本為作者之真則其故實輯釋之為之也而昔之論者徒責大全不



四書大全 序  
當竊取成書而於輯釋則頗有所稱道以謂爲能得朱子之意其亦考之不詳也已且夫四書之有大全也固將以遵暢朱子之微詞奧旨也而乃襲用輯釋改壞之本而不知其非則其於朱子之書不惟無所闡明而反多所汨亂斯其獲罪朱子而疑悞後人固已甚矣又况原本今本通有增加而舛謬益甚乎嗟夫此愚是書所爲不得不力與之辨也夫輯釋之書其於朱子文集語類或合數條爲一條而又牙不相合或分一條爲數條而散亂不可讀或盡削虛字而至與本旨相違或妄刪要語而失其用意所在又或誤以他人之語目爲朱子之言或強以問

者之語闌入答語之內蓋凡輯釋中號爲朱子曰者類往往經倪氏之點竄塗改而非復作者之真也彼輯釋之前黃文肅公不有通釋乎真文忠公不有集編乎祝氏宗道不有附錄乎趙氏格齋不有纂疏乎蔡氏覺軒不有集疏乎固未有敢悍然如此改造者也其後陳定宇氏撰發明胡雲峰氏撰四書通以刮磨吳氏集成泛濫之敝此輯釋所本要亦未敢然也蓋至於輯釋而始爲經解者一大變也而奈何蒙蒙然乃竊此書而用之而有原本又有今本相沿不變哉夫彼既不知輯釋之變亂失真而掩爲已有更相祖述矣此其爲識已甚疎而所見已甚陋



則固宜其遞所增加者之乖違錯誤展轉益甚也已今且有美  
錦於此或則顛倒磔裂而錯而紉之以爲衣此輯釋之說也彼  
之爲大全者雖有原本今本再加縫緝之異而要其所用特止  
此錯紉之衣而止耳夫彼實未嘗親得完錦於錦工而真知其  
爲美也則其有取夫敗綈惡繒之屬而襍然舉以附益之豈足  
怪哉故愚於大全首正其襲用輯釋改本之非而徐攻其增入  
諸儒襍說之謬以爲不足以及釋疑正誤而去朱子章句  
集註之蠹也而豈其好辨云爾乎或曰張氏大全辨一書其詆  
大全不遺餘力子之書得毋類是歟曰非也愚之書以尊朱子

爲主而奉朱子之書以正大全襲用輯釋之謬者也大全辨者  
以攻朱子爲主而據大全所用輯釋改壞之本而妄以爲朱子  
病者也此其用意如冰炭方圓之不相入烏得比而同之哉或  
又曰然則子於是書能取其紕繆者而悉正之矣乎曰愚所見  
諸儒之書少糾駁所及僅十之五六倘世之博學君子能殫措  
擊之力而使雲霧豁然盡除是乃所謂佐佑朱子章句集註者  
乎而非區區謏劣之所能逮也

康熙四十一年五月十七日長洲汪份書於適喜齋



增訂四書大全附錄

倪道川氏作輯釋凡例趙東山氏謂凡例雖是著述通用然不宜施之聖經賢傳之首故愚於是書編次鄙見止曰附錄而不敢僭稱凡例

愚於大全原本今本但駁正其紕繆而未嘗刪改蓋不敢輕變前人之舊且存其說而不沒亦欲以其是非聽之當世也愚說皆載於上截不敢與先儒之說比肩也

愚於大全文後附載諸說大抵以朱子文集語類為主其他諸儒所云有足發明朱子意者則亦採而錄之迄乎蒙引存疑淺說而止至隆慶萬曆以後諸公所著講義則新說競作多疵少醇且其本意特爲時文而作故皆載之上截而不敢與先儒之說並列

近時諸公所著書如日知錄之屬必與古人並傳無疑然亦姑載於上截者不敢謂是書自愚論定也

朱子與張敬夫書論程集改字云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已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



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况未必盡善乎夫朱子於前賢文字謙退敬讓也如此乃輯釋於朱子之說則刪改移易顛倒鬪奏直如老師之於初學之文其得罪朱子不亦甚乎愚於輯釋所改以爲摘之不可勝摘故特攻其甚悖於朱子之意者而其他則姑置不道也

輯釋所改朱子之說拙論既散見是書中矣今姑隨手於論語上舉數條以見其槩如夫子溫良恭儉讓語類云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奸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也又云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又謂韓詩外傳有一段與樂記相似但易直子諒之心生矣處改子諒二字爲慈良此却分明也又謂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輯釋改云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易平易坦易直如白直無險詖子諒慈良也全非本來面目矣夫朱子解易字既云樂易坦易又云平易和易蓋坦易平易是一意樂易和易是一意今於前一條刪去樂易字樣而於後一條中取平易以補之是止存平易坦易一邊意而缺却樂易和

易一邊意矣吾不知其何所見也○信近於義節語類云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輯釋改云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底下量到無弊處愚謂原文極爲明順輯釋於上截添入合下便思慮到底句則與末句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犯複矣此文義之易曉者而如此妄改何也且原文接物與人之初句有何不妥而必易之以交接之初句其好改竄不憚煩大抵如此○君子無所爭章語類云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又云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又云問其爭也君子只是橫渠說爭爲辭遜底否曰然畢竟是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爭輯釋則并爲一條云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畢竟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爭得來也君子語



勢當如此夫是不爭也下如何接畢竟爲君子之爭云云輯  
釋所改如此類不可勝計此猶非其甚害理者也○參乎章  
所載語類皆爲輯釋拆得粉碎細細對勘令人憤懣不平卽  
如辨以已推已一條云以已自然是流出如孔子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推已便有折轉意如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達而達人輯釋則改云以已自然是流出不待安排布置  
推已足著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夫語類原  
文以老安少懷作以已及物樣子立達節作推已及物樣子  
最爲的當何故奮然去之而於別條中取不待安排不待布  
置及推已足著力語以補足之乎且所謂只爭自然與不自  
然句本在以已及物是大賢以上一條內亦爲輯釋所採緊  
與此條相連何故兩處叠見而在費筆墨乎○狂簡章語類  
云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輯釋刪去底字而曰蓋他  
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便不成語矣○乞醯章語類云不是  
說如此予必如此取輯釋則去不是說三字而曰如此予必  
如此取是全與朱子意相反矣○君子博學於文章語類云

非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爲無用約禮云者前之  
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又云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  
意此皆黃直卿問語乃是以博約申說也朱子答云看顏子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既連著兩我字而此章之字亦但指其  
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此乃將博約分開平說所謂  
須作兩途理會是也然則黃直卿所問朱子固以爲非是矣  
輯釋反以此目爲朱子之言而刪去朱子答語何也○博學  
於文章語類又云且如行夏之時以下臨時如何做得須是  
平時會理會來輯釋改云且如行夏之時如何做得文義便  
不明白○博施章語類云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  
皆能做底事若必以聖人爲能之則堯舜亦嘗以此爲病此  
非是言堯舜不能盡仁道蓋勢有所不能爾又一條云子貢  
所問博施濟衆必有聖人之德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  
堯舜恁地尚以爲病輯釋則并二條爲一條云博施濟衆此固  
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  
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爲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爲



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勢有所不能耳愚觀何事於仁  
三句程子謂何止於仁惟聖者能之朱子則謂非但不止於  
仁雖聖人猶以為病較程子說更加敏妙故前一條不是人  
人皆能做底事之下便接若必以聖人能為之則堯舜亦嘗  
以此為病竟將惟聖者能之意撇過而專說聖人猶病最見  
筆法今却移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之  
三句嵌在中閒則是以為必聖人能之也下文却接若必以  
為聖人能之云云文理幾於不順矣且必有聖人之德三句  
下原文接堯舜恁地尚以為病語亦輕圓一經折造兩條俱  
壞其餘尚有妄改處詳見本章上截○默識章語類云是得  
之於心自不能忘了非是聽得人說後記得輯釋改云非是  
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又從或問中取拳拳服  
膺而勿失句以足之其顛倒鬪湊之病誠不待言且語類謂  
拳拳服膺勿失猶是執捉在末足語默識而引大舜問一善  
言云云為說則或問所云殆非朱子定論而輯釋改本之謬  
更可知矣○衛君章語類云蒯瞶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

相避就去了今衛瞶欲去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者當如  
何後世議者皆以為鄧當立不知鄧不肯做鄧之不立蓋知  
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為政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  
鄧而立之斯得為正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又一條云輒  
子也蒯瞶是父今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輯釋  
將前條衛輒不動二句刪去而用後條意易之日今蒯瞶欲  
入子以兵拒父是不少不順則上一句與下二句語意豈能  
緊相粘連乎又將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句刪去而以文  
集中方賓王問語所謂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人欲立之  
之時二句易之亦與上文不相連屬也○雅言章語類賀孫  
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禮目其禮朱子大不然之謂不  
是當時自有此名輯釋將不字改為亦字而云執禮亦是當  
時自此名是全失朱子意矣○子以四教章語類云學者初  
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是甚  
物事到得為忠為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  
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字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說如何



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輯釋改云如講說如何是孝弟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為忠為信全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夫朱子謂講說到忠信與講說孝弟皆是文何故刪其一說而存其一說乎朱子謂行其所謂孝弟方始是實事即下條所謂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也今則改為行所謂孝弟方是行而將方是實事句繫之忠信之下豈朱子意乎且朱子謂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是忠信而乃僅以實事當之可乎又恐行之未誠實二句在下問子以四教一條內輯釋既將此二句移置此條復全載彼條是犯複也○我欲仁章語類云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則是放退數步地也夫朱子明言仁本固有四句不足解本章乃輯釋反探此四句繫之朱子曰之下不亦謬

甚乎○若聖與仁章語類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曾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為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得是為之是為仁聖之道誨之是以仁聖之道誨人輯釋將這便知得為之是為仁聖之道二句刪去却只似歇後語又如僧家問底話頭遂致後人有為誨不必根仁聖之說可歎也○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節語類云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蓋便須二字有工夫在內言才動出正時便須要求其如此即註中所當二字之意是主臨時省察定說也文集石子重問語云斯遠暴慢斯近信斯遠鄙倍猶云便遠暴慢便近信便遠鄙倍自然如此也蓋便字是指效驗言之言平日工夫做到則當其動正出時便自能如此乃主平日效驗舊說也輯釋改本云斯遠暴慢猶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蓋於首句則用石氏問語於次句則用語類而於末句則刪去夫刪去末句猶是小疵若兼用石氏問語及語類則是將舊說定說兩樣意思雜在一條之內豈不疑悞後人乎○與於詩章語



類云興於詩便是箇小底立於禮成於樂便是箇大底此言興於詩猶是學問得力淺處立於禮成於樂則是學問得力深處此兩下分開說也下文興於詩三字乃是與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句相連今則改曰興於詩是小底成於樂成於樂是大底興於詩乃是以下文興於詩三字連了大底二字作一句又將立於禮三字改為成於樂而與小底二字相連作一句全非本文語意矣且興於詩時方是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全用不著成字何得云小底成於樂及成於樂時到義精仁熟地位更用不著興字何得云大底興於詩乎○顏淵喟然章語類云問顏淵喟然嘆一段高堅前後可形容否曰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著要如此學不得要如彼學又不得方取他前又見在後這處皆是譬喻如此愚玩此條語意蓋所謂只是說難學要學聖人之道都摸索不著者總指四句而言也輯釋則改云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道捉摸不著不知何故如此分配豈彌高彌堅尚是捉摸得著而在前在後獨不可云難學耶又按語

類云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這只是箇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所以不可及據此則所謂中庸不可能只是說瞻前忽後二句輯釋改云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愚謂高堅二句雖亦是中庸不可能事然畢竟在前後二句上說中字似更親切伊川過不及之說朱子亦只在前後上推勘橫渠亦以中道不可識解前後二句今改本乃連高堅說在內恐不如原文之的當也前一條本是合說今却分開此一條本只說下二句今却合說其於朱子之意何如也○語類講欲從未由云這處也只循循地養將去顏子與聖人大抵爭些子有些子不自在聖人便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段著力得才著力又成思勉去也只是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輯釋改云這處也只是循循養將去如何大段著力得才恁地養熟了夫將不思不勉等語刪去猶可言也以他處所錄已有此等意也若所謂也只恁地養熟了便忽然落在那窠窟裏者蓋謂工夫到熟後便自然至卓立之地也今刪去忽然落在窠窟句則語意



未完如何可住

大全原本襲用輯釋者十之八其所增加輒復有舛失然却不至汗漫叢麗至於今本則紛紛擾擾怪異百出且脫落差訛看去多不可解昔李易安金石錄後序用壯月字壯月者八月也或者不知而改爲牡丹若大全今本則觸目皆牡丹類也

愚又考之大全凡例蓋大全所用輯釋之外又有集成集成者吳克齋氏之書也其書固爲當時論者所譏愚十五年前曾見此書知其謬誤頗多皆爲大全襲用今覓此書不得見無由細加討論然以前賢之論合諸愚昔者所見則其爲書固可知矣愚於大全姑勿責其竊取成書之罪也責其襲用輯釋又用集成以疑悞後人也



